

清詩話三編

張寅彭

編輯

吳忱

楊焄

點校

錢仲聯署



上海古籍出版社

張寅彭 編輯
吳忱 楊焄 點校

清詩話三編

清詩話
三編

捌

上海古籍出版社

第八冊目次

伯山詩話後集		康發祥	五二二五
伯山詩話續集		康發祥	五三三三
酌雅詩話		陳偉勳	五三九五
澹園詩話		于祉	五四四三
梵麓山房筆記		王汝玉	五四七三
壽松堂詩話		陳來泰	五五四九
藥欄詩話		嚴廷中	五六三五
杞雲樓詩話		劉存仁	五六七七
雲樵外史詩話		繆煥章	五七三七
讀吳詩隨筆		沈丙瑩	五八〇一
蘇亭詩話		張道	五八三三

伯山詩話後集

伯山詩話後集提要

伯山詩話後集四卷，據道光二十七年刻本點校。按伯山詩話續集有道光二十九年己酉自序，畧謂於丁未歲輯錄詩話之後，同人不我棄，遂復成一卷云云，「丁未歲詩話」即指此後集四卷，「復成」者則爲續集，後集在續集前。

此集不同於前集之話古，而曰「話今」，自序及凡例皆明言話自清初至嘉慶初年作者暨齏之年，即入錄者早年雖曾接聞而今皆物故，此又不同於續集以下之專錄同時見在之人。所論朱彝尊、王士禛至鐵保、法式善、王芑孫等名家，不下數十家。卷二以下則轉爲多錄其鄉先賢，頗存嘉道間淮揚一帶風雅。其論折中之餘亦自有秤衡，一如其話古之情形。如推許吳嘉紀詩爲布衣第一，而不滿漁洋之評爲「隘」；於乾隆三大家則稍嗜蔣，詳爲摘句等。

目 録

序		康發祥	五三三一
凡例			五三三二
卷一			五三三五
卷二			五二五九
卷三			五二八六
卷四			五三〇七

序

余話古人之詩，業已成集。因思國朝詩學，如萬壑朝宗，胥歸溟渤，無論搢紳先生，和聲鳴盛，韻叶宮商，即委巷窮檐，被褐躡屨之夫，亦能肆其謳吟，各攄懷抱。上有禹、皋，下有巢、許，康衢、擊壤之謠，與「元首」、「股肱」之歌，未始不遙相賡和也。余自貢入太學，後年及耆指使，頭童目眊，不能有爲。鍵戶家居，無以排日，爰發敝篋，得素所繙閱者，與友人所投贈者，鈔彙成集。一以見服膺之懷，一以抒感舊之思。且於鄉曲之間，多所稱引，非阿好也。竊稟小雅「必恭敬止」之訓，庶免宣聖「無所用心」之責，筦束身心，必於是乎在矣。其集中所采掇者，皆余素所聞見之詩，其未聞未見之詩，無從備載，容采訪後再行補入。目睫之論，惟望知我愛我者諒之恕之，則幸甚。伯山氏康發祥自序。

凡例

一、國朝自定鼎以來，代有才士，鴻章鉅製，更僕難終。然同文同倫，是謂今之天下。是編之錄，故曰「話今」。

一、國初諸君，各有專集。編中所錄，究屬一人之見。余之所取，未必非人之所棄，第因筦闕偶及，不惜觚稜是操。質之時賢，尚望匡其不逮。

一、余家園株守，囿於方隅。落月橫參，所思不見，江雲渭樹，天各一方。既恐廣驚聲華，何至浪費筆墨。在齊論齊，知有管、晏，是不顧識者之嗤。

一、自國初以來，至嘉慶初年，余年髫髻，先型之作，時代畧爲詮次。厥後贈答，俱繫同袍，隨到隨登，並無甲乙。不分周北張南，何有盧前王後。

一、溫柔敦厚，是爲詩教；表揚節孝，尤仁人君子之所樂聞。集中譚論，間有關於風化，閱者不以迂闊見譏，或有芻蕘一得。

一、集中或以人存詩，或以詩見人，或以事存詩而兼及其人。事爲闡幽而發，辭亦達意而止。去取惟憑公論，而繁簡實無成心。碎錦零珠，何讓於長槍大戟；見多見寡，恐非知味之言。

一、集中載己之詩，似涉自銜。余雖不敏，何敢蹈此謬尤？然偶爾歌咏，實與事跡間有關合者，

附諸各條之下。即此就正同人，用當羔雁。效劉勰車前之質，有同販負；豈蔡邕帳內之秘，藉作譚資也。知我者自能曲諒。

一、余同澤同袍，尚多契好，默數某某，詩尚未登。祇緣珠玉未投，故余難爲捉影之譚、書空之字。但現登之詩，實未卒業。諸君子肯以鴻章賜教，亟祈郵寄敝廬，行將續入。惠而好我，余日望之。

伯山詩話後集卷一

話今

泰州康發祥瑞伯氏編輯

國初諸老，詩如繡谷萬花，爭妍炫采。朱竹垞彝尊之淹雅，宋荔裳琬之古厚，查初白慎行之流麗，王阮亭士禎之名雋，固各有所長，不必兼美。譬如鼠姑婪尾，文杏天桃，濃淡淺深，本非一致。善哉李正己之詩曰：「春雨有五色，灑向花旋成。」方之諸公之詩，庶幾近之矣。他如宋商丘聲之矜重，但少生氣；趙飴山執信之倜儻，卻無餘味；施愚山閨章之純樸，似多腐語；田山薑雯之修整，間露呆相。以眎諸公，未免不逮。

趙秋谷執信官詹作談龍錄，以譏阮亭。夫阮亭之詩如玄圃積玉，無非夜光；又如美女簪花，綽約可愛。方之於龍，神通廣大，固有所不能。秋谷之譏，誠不謬矣。予因觀飴山詩集，規模宏遠處有勝阮亭，而求其變化神通，如龍之一鱗一爪，一角一鬣，出沒於雲濤雪浪之間，亦未敢深信。然則秋谷非好龍，乃好乎似龍而非龍者與？

查初白慎行敬業堂集五十卷，分爲五十三集，集各有序，序皆雋妙。趙甌北十一家詩話，於高青丘、吳梅村後，不錄王漁洋、朱竹垞詩，而錄初白，頗有見地。詩話於古體標其題，於近體摘其句，使閱者一覽瞭如。且推重初白爲白描手，而書卷較少，稍覺寒儉。其精華皆爲之一一指出，則已先得我心，吾何贅焉。

朱竹垞尊曝書亭詩集二十二卷，學贍才華，一時無兩。余最愛其短古，如楓橋夜泊云：「初月

開平林，繁星羅遠戍。驚禽沙上鳴，漁子夜深語。遙聞歌吹聲，暗入楓橋去。」五律之佳者，如送十一

叔游中州云：「木葉下亭臯，西風一雁高。驅車千里道，結客五陵豪。河水浮官渡，關門鎮虎牢。驪

駒方在路，尊酒意徒勞。」贈張五家珍云：「可嘆張公子，流離自妙年。身孤百戰後，門掩萬山前。易

下窮途泪，難耕負郭田。平陵松柏在，餘恨滿南天。」此等詩即在太白、少陵集中，亦稱傑作。七律之

佳者，如贈諸葛丈云：「旅館張燈夜未央，相逢跋扈少年場。同來大道朱樓上，並坐佳人錦瑟旁。白

首悲歌非往日，青年把酒是他鄉。襄陽耆舊今寥落，乘醒還須問葛彊。」留別董之繼云：「離堂剪燭

重燒燭，深夜他鄉說故鄉。作客蕭條官舍下，逢君歌哭酒爐旁。明朝分手仍南北，後會相期更渺茫。

長路烽烟驚海甸，亂山風雨暗河梁。」土木堡云：「平蕪一簣狼山下，九月驅車白霧昏。到眼關河成

故迹，傷心土木但空屯。元戎苦戰翻回蹕，諸將論功首奪門。早遣金縢和社稷，祠官誰奉裕陵園。」宣

府鎮云：「高城西北控燕都，吹角清秋落日孤。尚憶武皇巡玉塞，親從鎮國剖金符。宮槐御柳今蕭

瑟，虎圈鷹坊舊有無。邊事百年虛想像，誰誇天險塞飛狐。」送曹侍郎備兵大同云：「司農議論朝端

重，副相聲名輦下聞。豈憶尚煩西顧策，翻教暫領朔方軍。河邊遠道人千里，天外鄉書雁幾羣。到日

關城春色早，李陵臺畔柳紛紛。」又云：「關榆蕭瑟一庭空，烽火平安九塞通。往日連師驚朔漠，只今

市馬互西東。黃河天上三城戍，畫角霜前萬里風。知有馮唐論將帥，不令魏尚久雲中。」至曰云：

「去歲山川縉雲嶺，今年雨雪白登臺。可憐日至長爲客，何意天涯數舉杯。城晚角聲通雁塞，關寒馬

邑上龍堆。故園望斷江村裏，愁說梅花細細開。」寄懷李因篤云：「雁門北上忽西還，未得相逢一解顏。傳道全家依渭曲，幾時匹馬出潼關。樽前舊事憑誰說，篋裏新詩待爾刪。三載齊東留滯日，愁看李白讀書山。」似此諸作，調高詞迴，絕無萎靡不振之音。其他古詩如萬歲通天帖歌贈王舍人作霖、朱碧山銀槎歌、和程遂龍尾硯歌、夢硯歌爲汪舍人懋麟賦、贈鄭簠、送少詹王先生貽上代祀南海、題汪檢討乘風破浪圖、光孝寺觀貫休畫羅漢同陳恭尹賦、萬年藤杖歌贈尤檢討侗、御園茶歌、甘泉漢瓦歌爲侯官林侗賦、水帶子歌、玉帶生歌、灝氣流走，墨采飛騰，其奇橫處，幾令人不可逼視。五言排律如謁大禹陵、岳忠武王墓、于忠肅公祠、謁文成公祠、謁泰伯廟，聯句如劉學正兼隱齋觀石鼓拓本、重九後一日集長椿寺、竹爐、寶晉齋硯山、社日登黑窑廠、九月八日天寧寺觀塔燈、水碓觀造竹紙、坐竹簾入九曲、九日集刺梅園松下送譚七舍人之官延安、孫少宰蟄室觀吳季子劍，工力悉敵，查初白。同咏詩尤如兩驂之靳，不減韓孟石鼎諸作，讀之令人眉飛色舞，擊節不置。只風懷二百韻未免有玷風化，竹垞未能割愛，載在集中，是爲白玉之瑕。「不食兩廡特豚」之語，得無欠酌也乎？

王阮亭士禎精華錄十二卷，自爲摘錄，誠帶經堂集中之精華。其詆譏漁洋者，或謂其貪用故實，鏤金錯采，無復初日芙蓉；或謂爲一代正宗，而才力較薄，不相師法。究之篇章俱在，未可妄加雌黃。其詆譏漁洋者，皆未能及漁洋鍛鍊之精，醞釀之厚者也。試觀漁洋五七古詩，如蠡勺亭觀海、周文矩莊子說劍圖、慈仁寺雙松歌、登文游臺、焦山古鼎詩同西樵賦、南將軍廟行、昭陽顧符稹畫棧道圖、雙劍行、孫退谷侍郎席上作、井陘關歌、定軍山諸葛公墓下作、元祐黨籍碑、僞劉龔豕歌、米海岳硯

山歌爲朱竹垞翰林賦、甘泉宮長生瓦歌爲林吉人作、采石太白樓觀蕭尺木畫壁歌諸作，皆如金碧樓臺，彈指即現，而又驅策風霆，雕鏤冰雪。非胸羅積軸，手握靈珠者，能如是乎？近體讀費密詩云：

「成都跛道士，萬里下峨岷。虎口身曾拔，蠶叢句有神。大江流漢水，孤艇接殘春。十字須千古，何爲

失此人。」寄董樵云：「問卜崑崙宅，棲遲歲幾更。人烟分蜃影，海嶠出秋晴。烏屋閒垂釣，山田晚罷

耕。多君離亂日，白社獨逃名。」按密與樵皆勝國遺民，密寓居淮南，樵徙居文登海上，漁洋思之，故言

之親切也。登金山云：「三山縹緲望如何，有客褰裳俛逝波。絕頂高秋盤鶴鶴，大江白日踏鼉鼉。

泠泠鐘梵雲間出，歷歷帆檣檻外過。京口由來開府地，不堪東望尚干戈。」按漁洋於順治十六年謁選，

得揚州府推官。十七年之任。而前一年海寇鄭成功入犯京口，故此詩末句云爾。潤州懷古結句云：

「見說孫盧西犯日，青燐白浪使人愁。」亦謂此也。淮安新城有感云：「澤國陰多暑氣微，一城烟靄晝

霏霏。春風遠岸江離長，暮雨空隄燕子飛。四鎮蟲沙成底事，五王龍種竟無歸。行人泪墮官橋柳，披

拂長條已十圍。」又云：「開府當年據上游，建牙賜爵冠通侯。即看別院連雲起，更引長淮作帶流。

荒徑人稀鼯鼯嘯，野塘風急荻蘆秋。永嘉南渡須臾事，忍向新亭問楚囚。」前一首言福邸先設鎮淮

上；後一首言劉澤清開府淮陰，窮奢極慾，而終於無成。以「永嘉南渡」爲比，有慨乎言之者。欲不

謂之詩史，不得也。潼關云：「關津直上勢嵯峨，天險初從百二過。兩界中分蟠太華，孤城北折走黃

河。復隍幾見熊羆守，棄甲空傳犀兕多。漢闕唐陵盡禾黍，雁門司馬恨如何。」此又傷孫司馬白谷之

敗也。蜀道驛城記詳言之。和徐健庵宮贊喜吳漢槎入關之作云：「丁零絕塞鬢毛斑，雪窖招魂再入